




「字码头」读库

燕子东南飞

孙惠芬
◎著

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字
頭
ZI WAOU

『字码头』读库

燕子东南飞

◎ 孙惠芬 著

 大连出版社
DALIAN PUBLISHING HOUSE

© 孙惠芬 201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燕子东南飞/孙惠芬著. —大连: 大连出版社, 2014. 10
(“字码头”读库)

ISBN 978-7-5505-0762-3

I. ①燕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8885号

燕子东南飞

YANZI DONGNAN FEI

出版人: 刘明辉
策划编辑: 刘明辉 张波 卢锋
责任编辑: 张波
封面设计: 林洋
版式设计: 张波
封面绘图: 周胜华 洪羽
责任校对: 魁宏达
责任印制: 阎骋

出版发行者: 大连出版社

地址: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

邮编: 116011

电话: 0411-83620442 0411-83620941

传真: 0411-83610391

网址: <http://www.dlmpm.com>

E-mail: dlszhangbo@163.com

印刷者: 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30 mm×195 mm

印张: 10.75

字数: 221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4年10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505-0762-3

定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留住阅读和写作的心

——“字码头”读库总序

滕贞甫

网络时代，很多人似乎慢慢丢掉了阅读的习惯，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，消费性的写作也成为了当下的文学主流。

大连是个现代化的海滨城市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着一批全国知名的文学作家。他们中间有恪守文学表现时代传统的50后、60后作家，也有表现人物成长和个人生活、侧面展现历史的近70后作家。“字码头”读库推出十二位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集，包括作家自选的中短篇小说集、散文集、随笔集。这些作品关注和表现的题材十分



丰富，涵盖了历史、现实、农村、工厂、部队、知识阶层、都市时尚生活、现代女性和新人类。写作方面各具特点，有简捷明快、以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者，也有的以对人、事、物细腻的描绘和铺陈见长。如，孙惠芬对北方乡村农民及民工人物内心的丰富变化的细腻描绘，马晓丽对部队生活的深刻体验及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广、丰富的描述。陈昌平的小说让小人物走进历史，他书写普通人不同历史时期的卑微心理和悲凉人生，在貌似松弛的叙述中透出内在的凌厉无比的锋芒。

该读库作品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既有故事情节，又能把这一故事讲述得娓娓动人，叙述得有技巧。津子围的小说宁静、平和、自由、开放，没有过多的笔墨渲染心理分析，而是在委婉地讲述着一个个故事，那些现代性的感受和先锋思考，在他的作品中深深地隐匿于个性的皮肉之下。

“字码头”读库中的散文和随笔也有着鲜明

的特点。邓刚、素素、宁明，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着“文革”、知青、改革、文化、历史、社会、人生问题，这些问题同时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，他们力图通过他们的作品回应着历史、现实提出的问题，引领和解答着人们的思考。宁明的飞行散文有着重要的拓展与探索意义，不仅填补了国内散文创作领域书写飞行题材的空白，还为零距离状写蓝天体验提供了文本借鉴。

“字码头”读库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相一致，从中我们找回了历史与记忆，找回了哲学的思考，她承载着当代文学的审美追求，展示着中国文坛梦的趋向与特征。她不仅是对文学资源的一种深度挖掘和发现，同时对当下中国文化的空间、文化的积淀、文化的推动，具有双向的拓展和深化作用。网络时代，我们更加相信，品质上佳的作品还会让人不自禁地想多读些书，让人静下心来投入写作，因为系统的阅读、精致的写作

最终是让知识体系完整而不是碎片化。

最后寄语读者、作家：请留住你们阅读和写作的心。

(作者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、大连市文联主席)

目录

YANZI DONGNAN FE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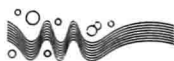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狗皮袖筒 | 001 |
| 女人林芬与女人小米 | 027 |
| 台阶 | 047 |
| 天河洗浴 | 069 |
| 五月八日的一条红腰带 | 096 |
| 蟹子的滋味 | 131 |
| 燕子东南飞 | 156 |
| 一树槐香 | 231 |
| 赢吻 | 298 |
| 在观念或者概念之外
——谈孙惠芬近年的
几个中短篇小说 | 318 |

狗皮袖筒

吉宽望到二妹子小馆的时候，已经是冬日里的黄昏时分了。说黄昏时分，并不是天空中有什么晚霞，这是入冬以来唯一一个大雪的天气，高丽山以南的所有荒野、村庄，都被裹在厚厚的雪绒里，只不过低沉的天空下面，有缕缕炊烟在往一块聚拢，让人觉出晚饭的时光已经临近。

望到二妹子小馆，吉宽的脚步顿时轻盈了许多，脚底下咯吱咯吱的踩雪声有了节奏，从领口里穿膛而过的寒风也有了节奏，是坐在二妹子小馆牙齿对着牙齿嚼花生米的节奏，是坐在二妹子小馆大口大口喝啤酒的节奏，脆生生，呼噜噜的。此时，当吉宽爬上一个高冈，望到二妹子小馆，落在他颈窝里的雪顿时化作暖洋洋的热流，顺他的胸脯一路而下，直奔他的脚后跟。

在这一带，在春节就要到来的冬日里的黄昏时分，总会有像吉宽一样的汉子从遥远的外边回来。他们，要么从大连、营口，要么从丹东、本溪，要么就是从大东港或老黑山，反正，他们个顶个肩上背着行李，不远千



里百里，坐着大客从外面回到歇马镇，再从歇马镇步行，一路北上回到这一带的乡下。

二妹子小馆，正好坐落在这一带的三岔路口，它的左侧，是一条贯穿南北，南至歇马镇，北至岫岩城的官道，它的身前，是从官道上岔过来，又向歇马山庄伸过去的乡道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的家住在二妹子小馆北边的什么地方，不管你的家住在歇马山庄管辖的哪一个村子，只要你从外面回来，这二妹子小馆身边的路，都是你的必经之路。

吉宽揭开二妹子小馆棉被门帘时，差一点和二妹子撞了个满怀。因为下着大雪，从后半晌就一直没有客人，二妹子瞅窗外的眼神都有些花了，到发现门外有人来，已经来不及提前替客人撩开门帘了。

“大叔快快请进，冻死嘞。”

背着一捆行李的吉宽从外面进来，仿佛一只刚从雪窟窿里钻出来的狗熊，头顶的帽子上，肩膀上，行李上，裤脚上和鞋面上，哪儿哪儿都是雪。二妹子认出是吉宽，一下子不好意思起来，改嘴道：“呃，是吉宽大哥，怎么赶上大雪天回来？”

吉宽没有吱声。他上二妹子小馆，除了点菜，从不说一句废话。

“响英，快，还不赶紧给吉宽哥扫雪？”

二妹子小馆过去只有二妹子，现在又多了个叫响英

的女孩，吉宽有些发愣。这女孩看上去比二妹子小十几岁都有了，二妹子却逼人家跟她一样叫吉宽大哥。吉宽站在那里，任凭响英拿一把笤帚在他的身上扫来扫去。可是那雪在他身上待得太久了，小馆里又一下午没客，没有想象那种热啦啦的蒸汽，一些雪仿佛附在他身上的鬼魂似的，怎么扫都扫不掉。

实际上，二妹子小馆，向来都不是为回乡的民工们准备的，这些民工，一年一年在外边，终于手里攥了一点钱回家过年，奔着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是决不肯把钱扔给她的，也是绝不舍得把时间消磨在她的小馆里的，她等待的，都是那些永远在路上的大卡车司机。当然吉宽不同，吉宽没有老婆孩子，没有爹妈，是条光棍儿，有个弟弟也在外面打工。所以一年当中，只要从外面回来，总要进来撮上一顿儿。

十几分钟以后，小馆里渐渐有了温度，二妹子在炉膛里加了柴，用炉钩钩了炉底，炉膛里的火不一会儿就噼噼啪啪烧起来，使吉宽身上的雪，裤脚和鞋子上的雪，以及行李上的雪，悄没声地化了，化成水，润湿了小馆里坑洼不平的地面。当吉宽身上的雪润湿了地面，他的脸、鼻子，还有耳朵，一瞬间如同充了血一般，热气腾腾红起来。

说它们热气腾腾，是因为它们不但红，还噼噼啦啦地往外冒着气。这寒冷的冬天，最怕冷的，往往是脸、



鼻子和耳朵，可是它们就像那些贪嘴又没有主意的孩子，只需少少给一点吃的，一下子就改变了立场。不像手和脚，看上去抗冷又抗冻，可一旦冷透了冻透了，很难缓过来。在这寒冷的冬日的黄昏，吉宽进到小馆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手和脚都没有知觉，与他的脸、鼻子、耳朵，仿佛不是一个身体上的物件。

小馆里来了吉宽，屋子里顿时陷入忙碌。这忙碌，不是因为有了嗞嗞啦啦爆油锅的声音，不是油锅后面还跟了切菜的声音，而是二妹子小馆里干活的，不只二妹子，还多了一个服务员。在吉宽眼里，有两个人在为他一个人跑前跑后，就有了一派忙碌的景象了。

因为吉宽是这一带走进小馆为数不多的民工，二妹子对他格外大方，不只花生米和面条的量，还要格外赏一盘凉拌白菜，一杯啤酒喝完，二妹子还要免费送上一杯自酿的黄酒。吉宽是本乡人，一看就觉得亲。因为觉得亲，又知道吉宽是光棍，每一次，他一个人坐那儿喝酒，她都想为他擦擦身上的烂泥，都想把他开胶的鞋要下来缝一缝，可是身前身后围他转老半天，就是不敢。因为两年前她这么做过，他当时衣襟开了线，她纫了针要给他缝，结果，他火了，一高跳起来，吼叫道：“少给俺来这一套，你把俺当什么人啦！”说话那口气，好像二妹子想跟他怎么样，显得很可笑。

开小馆的女人，尤其是死了男人的开小馆女人，名

声自然要败坏得不成样子，可是这名声要败坏，也不是谁都能败坏得上的，有那些能挣票子的开卡车的司机，你又穷又倔的光棍，怎么摊得上?!

所以，每一回，二妹子把吉宽迎到屋里，除了为他炒花生米，下手擀面，起啤酒，几乎很少说话。

所以，只要是吉宽来小馆，二妹子总是把电视声音调大，让她和他之间，有闹哄哄的声音在其中充斥，使屋子不显得那么寂静。二妹子开馆子开惯了，一有客人，就希望是热闹的，有了客人还寂静，二妹子受不了。

吉宽的重要时刻，伴着电视里闹哄哄的声音，很快就到来了，一盘油汪汪的花生米，一杯生着一串泡沫的啤酒，一碗撒着绿色葱花和红色辣椒皮的手擀面，还有一小盘白生生的凉拌白菜丝。说起来，在吉宽干活的大东港，到处都有这样的小馆，想撮一顿，一点都不难，可是，在外面撮和来二妹子小馆撮是不一样的，回到家乡的二妹子小馆，就等于是到了家，就像别的男人回到老婆孩子身边，这很不一样。

实际上，只要有女人在为自己忙碌，只要自己是坐在桌子旁等待吃现成的，尤其，自己是在电视闹哄哄的声音中等待吃现成的，吉宽的重要的时刻，就已经开始了。这一点，二妹子永远不会知道。

八年前，他的母亲还活着的时候，年底从外面干活回来，他的母亲就是像二妹子那样，在灶屋里锅上锅下



忙碌着。他的母亲，不管怎么忙，从不让他和弟弟帮忙插手，他的母亲，让他们和他们的父亲一样，坐在炕头上看电视等待吃饭。当然，他的母亲比二妹子要心细得多，他的母亲知道人挨了冻，脸、鼻子和耳朵都容易暖，唯手和脚不容易暖，就在他刚进门时，把她亲手缝的狗皮袖筒扔给他，让他把两只手插进去。坐在炕头上，盖着被，手插进狗皮袖筒里，看着电视，门缝里有母亲的身影在蒸汽里飘动，那感觉别提有多么好了，心里身外，哪儿哪儿都是热淘淘暖乎乎的。后来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这样的暖乎没有了，那一年，他的母亲得了肺癌，两个月人就入了黄泉。母亲入了黄泉，父亲因为一辈子被女人伺候惯了，无法待在没有女人的家里，第二年，又倒插门进了高丽山下边的一个女人家。于是，他和弟弟，就仿佛那揭了盖的蒸锅里的包子，一年一年地凉在那儿，无论是过年还是过节，再也感觉不到一点家的温暖了。

花生米的浓香在舌尖上弥漫，犹如一地踩倒的稻苗遇到一阵微风，啤酒苦涔涔的滋味在喉口里滋润，犹如一片枯焦的叶子落上一晨的露水，没有多久，吉宽原来只是脸、鼻子和耳朵上的红，就蔓延到脖子上，渗透到眼窝里，伸展到手梢和脚尖上了，如同饱受了微风的稻苗，如同吸足了露水的枯叶。

吉宽坐在那里，慢慢地吃着，喝着，看着电视。电视里正播一则啤酒广告，是吉宽正在喝着的雪花啤酒。

这一带的人都喜欢喝雪花啤酒。这一带的电视，永远只能收到县里的一个频道，要么广告，要么新闻，要么就是哭哭啼啼的电视剧。其实只要是电视里有声音，不管播什么，对吉宽来说都是美妙的。

因为喝了点酒，吉宽一点点放松开来，原来还是随意耷拉着的两条腿，这会儿，竟抬了起来，伸到另一条凳子上，像坐到了他家炕头上一样。

这样的时刻，对于吉宽，无论如何都是难得的，在外面赚了点钱，虽不多，七八百，可是毕竟是现金，是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的，不像栽在房前屋后的那几棵榆树，说是成了材，能卖几百几百，不到割下来，就不是钱。拿着自己赚的钱，在年根儿上回到家乡，在家乡的小馆里撮上一顿儿，胃里舒服了，身子就舒服了，身子舒服了，感觉就舒服了，他真的是十二分地知足，他什么时候这样知足过！

然而，就像人无法了解自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知道前边还有什么在等待着一样，吉宽根本不了解自己，根本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夜晚，当他吃饱喝足，当他的身子一程程放松下来，他还会有什么别的要求。

那要求其实就潜伏在皮肤的表面，就像雪花化在颈窝里暖洋洋地往下流，可是它们流着流着，奔向的不是脚后跟，而是两腿之间。当它们流入两腿之间，就不再是表层，而是深入了整个的骨髓。那要求，其实以往就



有，只是，以往那样的要求，都是在他回到家里躺到炕上的时候，他在那样的夜晚到来之前，在二妹子小馆里，除了感受小馆带来的家庭般的温暖，很少正眼看二妹子一眼，她名声不好。他还想找对象结婚，他不想弄坏自己的名声。可是，只要回到家里，躺到炕上，想象着一个女人来解决自己，那女人就注定是二妹子。

今天，这要求生出这么早，居然就在小馆里，吉宽虽微醉的样子，但还是被自己吓着了。当然，吉宽不知道，今天和以往是不同的，今天，外面下了大雪，他把身子冻坏了，冻透了，他在小馆里缓过来，就像一条冻僵的蛇又缓了过来，他的血管在他的身体里蛇一样涌动，撞击着他的胳膊和腿，使许多念头都涌了出来。今天，最重要的不同是，二妹子小馆里多了一个叫响英的服务员，那服务员是个年轻女子，那年轻女子跟他在大东港小馆里见到过的所有女子都不一样，没染黄发，没描眼眉，有一点口红，但她给人的感觉是怯生生的，嫩生生的，害羞又怕人的样子。当然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她怯生生怕人的样子，却还一直勾着他笑。那笑开裂在她厚厚的嘴唇上，恍如鸡冠花的骨朵对着一只飞过来的蜜蜂开放，那笑隐在她黑黢黢的眼神里，仿佛一滴滴在干枝上的露珠，在风还没有吹来时就颤巍巍晃动了，那么撩人。

叫响英的女子就站在他的对面，两手握在胸前，静